

「九一八」何以不受重視？

陳財喜

要持續回憶和反思過往的侮辱，是令人難堪甚至痛苦的。不過，正如前西德總理布蘭特所說，「誰忘記歷史，誰的靈魂就有病。」牢記歷史，並不是要延續仇恨，而是要以史為鑒、面向未來；並在莊嚴的氛圍下，整理對民族的記憶和冀盼，為推動民族偉大發展提供傳承開拓的航標註腳。

每年四月二十七日，以色列全國默哀並鳴響警報，紀念在二戰被屠殺的猶太人；每年六月二十二日，俄羅斯全國民眾為二戰默哀……；這都是對歷史災難的默思祝禱。然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九一八」，作為開啓中華民族陷入近代以來最黑暗歷史的國殤日，作為一個承載着中華民族屈辱與悲憤、血性與榮光的日子。卻並未得到適當的重視，除了一些形式化的官方活動外，在民間全無氣氛可言。至於香港，更是踪影杳然。

以史為鑒 面向未來

文化的本質，在某種意義上說，就是對歷史的記憶和銘思。記憶有多深，銘思有多透，文化底蘊就有多厚實。可惜，中華民族卻是善於遺忘。著名作家柏楊在《我們活得有尊嚴》一文中指出，中國人的「記憶文化」，一直被「遺忘文化」所衝擊。所謂「既往不咎」，說穿了，不過是不敢面對過去的屈辱和苦難。但作為一個正在和平崛起的偉大民族，應否如此輕浮淺薄？

近年來，有商家不顧歷史傷疤，把二戰標誌的日本軍刀、軍服作為商業賣點；有藝人不顧民族傷痛，把日本軍旗穿在身上當作時裝；港人對民族苦難折騰的無知、淡漠，固然令人感受到揪心的疼痛，但若能就此進行反思改進，亦不失為一通召喚民族自醒的危言警示。

真的，經過百多年的英國殖民管治，香港雖回歸祖國懷抱，實行「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施政方針，與內地建立了更緊密的經貿關係，並且創造出令人驚喜的新景象；可惜，「人心」似乎仍未完全回歸，香港青年人對自己的國民身份的理解，「我是香港人」、「香港的中國人」等的身份認同概念仍是相當模糊。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首先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其次才是中國人的青少年高達百分之四十二。至於「學友社」最近對來自一百一十四間中學負責公民及國民教育的教師的調查更發現，以六分為滿分，他們對學校目前推行國情教育狀況，平均評分只三點六分；認為學生對國情知識水平，評分亦只有三點八分。足見青少年的國家觀念雖有提高但仍偏低，國民教育還留有許多空白。

不容否定的是，香港社會仍存在一股破壞社會穩定，矛頭指向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的勢力，經常借故興風作浪。我們必須承認，在香港這個多元化的社會，要實現社會穩定發展，關鍵是要求同存異，包容共濟，齊心協力。只有大力地推動國民教育，使到絕大部分的香港人都能認識、認同，甚至擁護一國，落實「一國兩制」才有保證。

推動國民教育 樹立核心價值

至於自去年底開始，一連串小規模但越演越烈的有關天星碼頭和皇后碼頭，以至其他被視為承載香港人集體回憶的文化遺產的保育行動，所捍衛的意識主體，當中滲雜着濃厚的殖民符號和文化象徵，亦已引發人們的深思，懷舊除了本土精神傳承，着實還需背負對歷史和民族的使命。

國家主席胡錦濤在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夕，特別提出要加強香港青少年國民意識的重要性，他指出，「青少年是香港的未來和希望，也是國家的未來和希望。我們要重視對青少年進行國民教育，加強香港和內地青少年的交流，使香港同胞愛國愛港的光榮傳統薪火相傳。」

當然，要推行國民教育，並非只是每日升國旗、唱國歌，或由一些城中名人說一些小故事或小感受。特區政府必須從戰略高度看待國民教育，作為施政的一項要務列入議事日程，制訂推廣的政策、策略，作出具體的部署，並為此提供足量的資源。更重要的是，要借推動國民教育，形塑和牢固切合回歸後新形勢的社會主體意識和核心價值觀。

不過，令人唏噓的是，在香港，「九一八」算不算是集體回憶？抗戰的記憶，在哪兒？家中的父母不說，學校的老師不教，我們的下一代，怎麼還知道抗戰的慘痛？國民教育又從何開展？「九一八」、「九一八」松花江上的歌曲，我們真能忘記嗎？